◎滋味书架

寒假读书滋味长

资料图片

□郑曾洋

难得的寒假，可以有大把的时间供自己支配，可以睡到自然醒，可以陪家人旅游放松，可以和朋友喝酒打牌……像我这样缺少生活情趣的人，这个寒假，除了陪伴家人，享受亲情，打发时间最好的办法就是读书。

这个寒假，尽管有很多事需要我去忙，但我依然如过去的每一个假期一样，慢慢读书，慢慢度过。

作为一名语文教师，与语文教学相关的书是必读的。苏霍姆林斯基曾在他《给教师的建议》中疾呼：“读书，读书，再读书——教师的教育素养取决于此。要把读书当作第一精神需要，当作饥饿者的食物。要有读书的兴趣，要喜欢博览群书，要能在书本面前静坐下来，深入地思考。”一个只教眼前书而不广泛阅读的教师是不可思议的。以前读了不少名师大家的书，魏书生、钱梦龙、李镇西、余映潮、黄厚江、李卫东……这几年加入“语文湿地”，迷上了王君老师，这位“女神”的关于语文教学、班主任工作和教师专业成长方面的书，对我来说都是营养大餐，需要用心去读，耐心咀嚼，慢慢品味其中的滋味。读名师的书，可以领略他们高屋建瓴的教学思想，学习他们精彩的教学设计，提高自己的语文素养。

古典诗词是我的最爱，李白、王维、苏轼、辛弃疾、纳兰容若……都是我崇拜的文人。手边的《唐音英华》《宋词三百首》《纳兰词》，都是要读的，只不过这些书可以放在茶余饭后去翻一下，不必给自己制定每天的阅读量。喜欢的诗词，还可以反复品读，细细咀嚼。像苏轼的《定风波》，我读过不知多少遍，太喜欢词中的“一蓑烟雨任平生”和“也无风雨也无晴”。稼轩长短句也是我爱读的，“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都是我特喜欢的词句。纳兰容若的《木兰花令》“人生若只如初见”，短短一句胜过千言万语，刹那之间，人生中那些不可言说的复杂滋味都涌上心头，让人感慨万千。

乔叶老师的《让自己有光》、周瑄璞老师的《多湾》、叶倾城老师的《爱是一生的修行》……这些在“水韵沙澧读书会”上得到的好书，还有经姜姐推荐，张亚凌老师送给我的《时光深处的柔软》都已读完，但还要再读，每读一遍就有新的收获。这些书大大拓宽了我的知识面，增长了我的见识，开阔了我的眼界，让我有常读常新之感。

读书就是生活，像一日三餐一样不能没有的生活。这个寒假，因为读书，内心丰盈；因为读书，日子充实；因为读书，生活快乐。

◎读书札记

“择福莫若重”乎?

——《韩非子·解老》读后感

□孙幸福

大家都知道《淮南子》里一个故事：古时塞上，一个老头丢了匹马，附近的人知道后都来安慰，老头却说：“你们怎么知道这不是好事呢?”果然，没多长时间，这匹丢失的马回来了，而且还带回来一匹骏马。于是人们又赶来祝贺，说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这说明在一定情况下，坏事确实可以转化成好事。

然而，故事并没有完。人们来祝贺时，老头又说：“你们怎么知道这不是坏事呢?”果然，老头的儿子兴奋之下骑那骏马坠镫，把腿摔断了。人们再来安慰,老头依然说:“这未尝不是好事!”不久,边关燃起战火,壮男们都被抓丁服役,没有几人生还,而老头的儿子却因为腿断留家落个平安。这么一段大悲而喜、大喜而悲、曲折离奇的故事,用“安知非福”来收尾显然不合适,于是,人们便把“塞翁失马”与“焉知祸福”连起来使用，比较恰当了。

《国语·晋语六》中讲到“择福莫若重，择祸莫若轻”，就是告诉人们，如果能够选择的话，是福应该选择最重的，是祸应该选择最轻的，这不仅是人类的本能，也理所当然地被视为金科玉律、至理名言。

然而，竟有人对这样的“至理名言”发起挑战，其勇气令人十分佩服。明万历年间文渊阁大学士朱国桢，就在其《涌幢小品·自述》中提出“择福莫若轻”的独特见解。什么原因呢?他写的是“夫福之为祸根也明矣,可以兢兢审所择乎?”读到此处，不禁拍案称奇；对“塞翁失马，焉知祸福”的内涵，也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世上亿万人，常遇万般事，若处处时时都锱铢必较，绝对不会有人人都满意的公平结果。但冷眼看去，细细思量，似乎“祸”“福”二字是很公平的。因为用对立统一的观点来看，这两个字绝对是半斤八两，没有差别。要知道，“祸”并不在“福”的对面，而是在“福”的背面,与福如影随形,须臾不会分离。

虽说福中有祸，祸中有福，但是，具体到每件事上，福就是福，祸就是祸，没有一点问题；福与祸的转换，是需要一定条件和一定过程的。对此，荀子的学生、李斯的同学，2000多年前战国末期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在其著作《韩非子·解老》中讲述的非常精妙：“人有祸则心畏恐，心畏恐则行端直，行端直则思虑熟，思虑熟则得事理。行端直则无祸害，无祸害则尽天年；得思理则必成功，尽天年则全而寿；必成功则富与贵，全寿富贵之谓福；而福本生于有祸，故曰祸兮福之所倚。人有福则富贵至，富贵至则衣食美，衣食美则骄心生，骄心生则行邪僻而动弃理。行邪僻则身死夭，动弃理则无成功；夫内有死夭之难而外无成功之名者，大祸也。而祸本生于有福，故曰福兮祸之所伏。”

作为一个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散文家，韩非将老子的辩证法、朴素的唯物主义以及法学思想融为一体，把祸中有福、福中有祸的因果关系阐述得淋漓尽致，实在令我们2000多年后的现代人佩服到骨子里。我曾经请老师用小楷抄录后，作为座右铭，每次读来，总有新意；无论是用历史上的人或事，还是用现代的人或事来“照镜子”，其预言的准确程度都让人为之一叹。

“祸”与“福”貌似水火不相容的冤家对头，实际上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亲密伙伴”，知道了这个道理，我们选择生活或者在生活中进行选择时，敢不小心翼翼、慎重从事吗？还敢兴高采烈地“择福莫若重”吗?

◎新书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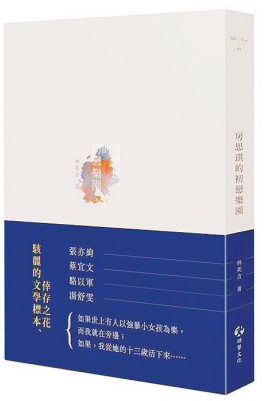
《纳博科夫短篇小说全集》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年1月

大多数读者熟知纳博科夫，是因为《洛丽塔》。而事实上，纳博科夫也是短篇写作的高手。这部两卷本全集收录了纳博科夫在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间所写的68则短篇，是其短篇小说中译本首次结集而成的完整版本。

68则短篇故事中，20世纪公认的小说家和文体家纳博科夫将各式小说技法发挥至极，保留母语俄语特性的同时，融合了英语的活力，在双关、隐喻、戏仿、反讽等技法之间游走，主题涉及社会讽刺及寓言、俄国流亡者的生活、隐晦的童年创伤、人与人之间的微妙联系等；全集以文字的魔法搭建起自由国度，在命运的嘲讽中游戏、抗争，以此捕捉人世间瞬息万变的光影，以及人性中潜藏的幽微光亮。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



林奕含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8年1月

2017年4月27日，26岁的台湾作家林奕含因不堪抑郁症的折磨自缢身亡，留下了唯一一部长篇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这一悲剧事件和她曾遭受补习班老师长期性侵的经历引发了巨大关注。最近，这本书的简体中文版正式问世，如果不考虑背后的“真人真事”，它是否仍是值得认真阅读的小说？答案是肯定的。

林奕含在小说中斧凿过的语言不是耽求病态审美、包庇施暴者的文字游戏，而是努力指向几乎无法言说的极致暴力；更重要的是，控诉假借文字和美感的施暴者不仅仅需要陈述事实，还需要从施暴者手中夺回对文字的掌控，夺回开口的权力，也要夺回热爱文字的权利。在小说密集的比喻中，既有性侵者的变态欲望，也有房思琪的抗争，认真的读者必须加以辨析。

《故宫物语》

野岛刚(日本)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年3月

第一篇“话文物”，讲述《翠玉白菜》《溪山行旅图》《快雪时晴帖》《毛公鼎》《富春山居图》……台北故宫36件标志性馆藏的故事。不只写文物本身，更写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写战时的颠沛流离。

第二篇“谈故宫”，每一话题都围绕着与故宫相关的历史人物与事件，特写故宫的过去。“故宫的历史就是中国近代史的缩影，文化反映了中国所有的东西，中国人也通过文化反映了自己的历史和命运。”

第三篇“访昔人”，是四个故宫的历任院长与名人专访记录。借这些与故宫命运深深勾连的人物之口，揭露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野岛刚，1968年生，曾作为外派记者长期滞留新加坡、伊拉克、阿富汗等地，2007年至2010年担任驻中国台北特派员，采访报道中华文化圈的政治、外交、文化等多面向议题。

晚综